



神秘大亨

SHENMI

DAHENG

黑影

刘 军 汤福全 著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黑影

SHENMI
DAHENG

刘 军 汤福全 著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SHENMI

神秘大亨

DAHENG

第三部 黑 影

第九章 嫉妒与痴情

78

人们总习惯于把那些他们不喜欢的东西用刀子狠地切掉，其实，切掉的是什么，他们常常自己也不知道。

——章申方

一九八八年八月底。

中国，南方。

九龙海关某分关。

从北京回来两天了，章申方的心情一直处在一种压抑之中。他总有一种“要出事”的感觉，便是一个人独处房中的时候，也觉得背后的墙壁上有一百双眼睛在炯炯地盯着他。

吴清泉、胡少坤、曾兆强等三十多人的“1·25”走私受贿大案，使整个中国的海关都震惊了。眼下，正是草木皆兵的时候，一切关卡都分外严了。偏偏这时候，还要冒险。

他还没弄清楚值得不值得。

他认识胡少坤，也知道这小子胆子够大，心够野。然而，当他听说胡少坤一个人受贿就达一百多万时，他也吓了一跳。

幸亏，他没有同他们合伙。

只因为一个偶然的原因：他是北方人。

一个海关——全国著名的海关，一下子抓了那么多人，当然谁也会吃惊的。

他庆幸。

他认为，和自己类似“小有毛病”的人，海关里多了，之所以没出什么事，只不过没来得及做那么大的“交易”而已。谁卷进去了，只能怪谁倒霉。

他回来的当天，关里便来人同他谈了话，要他揭发胡少坤等人的犯罪行为。

他觉得出，那“揭发”二字中，还有别的成分。

过去，他干走私这类事，从来是独自一个人干的。别的方面他糊涂，这方面，他精得很。

因为他不相信任何人。

他认为，所谓“纸里包不住火”，是因为“纸”不够结实。人又多，难免有缝隙。一个人干，风险才小。

在海关干了这么多年，他熟知合同手册、审单、派单、查验等方面的一切环节，知道怎样干才万无一失。小小一个分关，一天进出车辆一千多部，还净是大号的货柜车。若是一部一部全打开查验，地方需要几十个足球场那么大，时间要半个月。这就像香港的警察，他们有权在街上叫住任何人，查验他的身份证。然而，却不可能把每一个香港人都查一遍。所以，机会是很多的。

彭亚镇要他帮忙弄出去的东西，已经装好车了。然而，直到此刻，他还没最后下决心做不做这一“搏”。

那也可能十分简单，举手之劳而已。也可能，明天晚上就像胡少坤他们一样，住到阴森森的牢房里了。

他猛地回头，看背后的墙壁上是否有眼睛。是的，没有。可是，几乎是在同时，他觉得那些眼睛又转到了另一面墙上。

他点上了一支烟。

房中很静，听得见挂钟整齐的嘀嗒声。他躺到床上，闭起了眼睛。于是，往事一幕一幕地在眼前浮现。

那时候，他刚成为海关关员不久。

他并非不缺钱，但他讨厌为钱出卖灵魂的小人。

不久，现实压弯了他的骄傲。

一个孩子的事，让他忙得顾头不顾尾。接下来，妻子患了一种难治的“白塞氏病”，免疫功能低下，国内的药根本没法治。

对别人来说，朋友多，好办事。用车、买药，不费吹灰之力。可他这样的“老古板”——人们都在背后这样叫他——却愁到死了。

因为他几乎没什么可以求得上的朋友。

一天夜里，孩子又发高烧了，需要送去医院。他用条毯子把小孩包上，往医院走。医院很远，累了一天，他真有点儿走不动了。

那一晚，他认识了张朝仁。

他像是从哪一本书里走出来的。

当时，张朝仁开着一辆面包车过来，见到他一脸是汗，把车停下了。

张朝仁把他送到了医院，又在那里一直守着，直到天快亮时，小孩退了烧，又把他们送了回来。

以后，张朝仁便成了他家的常客。

几个月后，一天，他在查车时，发现一部车的工具箱里，丢了十几本香港出的“水蜜桃”、“龙虎豹”。按规定，这是要罚款的。可是，当他把那些黄色画刊装进塑料袋，板起脸准备“公事公办”的时候，车上跳下了张朝仁。

“这些是专给你带的。你说过，你太太的病，弄得你性欲

低下……”

他无言了。

此后，这十几本画刊，便成了他心上的负担。他翻看的时候，不但为上面赤裸裸的照片所刺激，也会被因此而来的烦闷所笼罩。几次，他想烧掉它们，却又舍不得。藏，却又没个好地方。

贿赂有物质上的，也有精神上的。

他不能不领张朝仁的情。

他用力把张朝仁往好处想：张朝仁是爱国港商，回大陆投资办工厂，这有利于祖国的现代化建设。风来雨去，还自己亲自驾车……

他的妻子在出血，身子弱得很。张朝仁专门从香港买了一批进口药来，偷换了上面的价签，值几百块钱的药，变成了只值几块钱。妻子吃了，病情明显好转。

一天夜里，妻子犯病，他自然而然地想到了张朝仁，便给张朝仁打了个电话。正好，他在厂里，几分钟后，便把车开来了。

就是那一晚，他才从医生嘴里知道：那些药，总值已经数千元！

而他只给了张朝仁几十元。

当他提出把药钱还给张朝仁时，张朝仁面色一冷，重重地说：“你以为我是卖药的么？你太看不起朋友了！”言罢，拂袖而去，十几天没露面。他亲自去找，张朝仁才答应不再计较。

后来，他又从张朝仁手里按牌价换了四千港币。依“民间私价”，这四千港币，让他有了将近两千块钱人民币。妻子住院，想看武侠书，张朝仁一下子从香港买了全套的古龙小说和金庸小说的全集。过海关时，他自然二话不说，放行。

心理上的防线，就这么一点一点地被攻破了。这贿赂，可以说是精神上的，是无形的。

他只觉得欠了张朝仁太多太多的情。

“情”是无法用金钱去计算的，所以也无法用金钱来偿还。

况且，他也没多少钱。

为了维护自己的骄傲，他在房子的陈设上委实下了一番功夫。他不能容忍那些为他所看不起的小市民在任何方面超过自己。所以，他没有任何积蓄，却用掉了几千块别人托他买东西的钱。开始，他向母亲要，向妹妹燕燕借，后来，连他自己也张不开嘴了。

母亲、妹妹的账可以“赖”。既是亲人，便有了一种义务和责任，大可不必多虑。来日方长，他会回报的。可是，把别人托他买电器的钱用掉，却不好办了。那一阵儿，哪一个在南方工作的北方人，能够推托北方的亲友委托代买一些时兴的东西呢？然而，钱在他措手不及的时候移作他用了。他买不了，只好一天天拖，回信说“暂时没货”，希望用以后几个月的工资补上。可是，以后的几个月，他又欠了更多。

张朝仁问过他缺不缺钱用，他摇摇头。

他对“钱”这个怪物太敏感了，不愿在这上面栽跟头。

一天，北方来了个人，是燕燕的朋友刘钰，让他帮忙换点儿港币。当时，“民间”的行情是九十元人民币换一百港币。刘钰想进点货，张口就要两万。

那么出色的女人，谁也难拒绝。更何况，他还欠着妹妹一段情。兄妹大了，各自有各自的天地。日常的往来，也便有了清清楚楚的界限，吃不得“大锅饭”。刘钰急用港币，他便想到了张朝仁。

他答应了刘钰，拿着一万八千块钱人民币，去找张朝仁。

其实，他在别的地方也可以换到高价港币，但是，别的地方不可靠，好多人都是这么受的骗，换到手的，是伪钞。况且，他更

不想让别人知道他干过这类事。私换港币，虽然在人们之间没什么出奇，却终是登不了大雅之堂。他要为以后着想，因为数量大。

张朝仁二话没说，当天晚上，便拿给了他一只大信封，里面，是一千元一张的“大金牛”（港币一千元一张是黄色的，俗称“金牛”）一共二十张。他把人民币给张朝仁，张朝仁问：“怎么这么多？”

他嗫嚅道：“市价就这样！”

“你当我是什么人？”张朝仁的话冷峻了，“街头的小贩，对么？”

“不……”

“按牌价，公事公办。否则，就算了，你再找别人！我不愿意在这种小事上操心！”张朝仁一本正经地说。然后，拿起一万元一捆的人民币，从里面数出了六百元，丢在桌上，余下的带走了。

结果，这一笔，他不费吹灰之力，净赚了八千六百元。

这笔钱，当然不必给刘钰。

刘钰还托别人换了两万港币，只因要得急，用了一万九千块钱。给她省了一千块，还把事办了，刘钰谢还谢不过来呢。

刘钰走时，为表感谢，硬塞给了他一千块钱，他不要，刘钰假装拿了回去，后来他才发现，刘钰把钱塞到了沙发下面。

他把那一千块钱寄给了燕燕，让她交还给刘钰。而那八千多块钱，他心安理得地收了下来。

这笔钱，可帮了他的大忙。一切欠账还清，他还剩了两千多。

一天，他正在查车，张朝仁来了，急急火火地找他说：“帮个忙，我急着去香港，这车货今天交不上，要挨罚，排队的车太多了，你想想办法，提前查。”

他自己操办，当下提前为张朝仁查验了车，让他出了关，为张朝仁节省了四个小时。

他根本没想到，这车货里居然有大文章！

第二天晚上，张朝仁打电话邀他去吃饭，席间，他认识了珍珍——一个漂亮的香港姑娘。

张朝仁介绍说，珍珍是他哥哥的女儿，经常来大陆学国画，以后，请他多关照。他答应得很痛快。

他希望多为张朝仁做点事。

因为这么长一段时间里，他已经欠了张朝仁太多的情。

“情”像金钱上的“债务”一样，也是可以积蓄的。其妙处，更在于它让人不知不觉，让人没有心理上的障碍。

饭罢回到酒店的房间里，珍珍去冲凉了，张朝仁拿出了三千块钱，交给章申方。

“我哥哥给你的奖金。”他平静地说。

“奖金？”章申方吃惊。

“上次若不是你帮忙，耽误了时间，按时交不上货，他将被罚几万块呢。你知道，那车货是我哥哥的。”

他知道，张朝仁的哥哥在内地也办了一间服装来料加工厂。

他故作生气的样子，大声说：“算得这么清，那是不是把我们从头开始的账都清一清？”

张朝仁为难地摊开双手道：“可是，让我怎么办？钱不是我的，是我哥哥给的，这是香港的规矩。天下，没有白干的活，没有白吃的饭，也没有白拿的钱。终不能让我把钱带去香港吧？带人民币出关，抓住了算走私。”

章申方知道这不过是托辞，所以，假装收起了钱。离去时，偷偷把钱放回了张朝仁的枕头下面。

两天后，张朝仁又来找他，还是查车，是一车加工好的服装，运去香港交货。办过第一次，第二次就是轻车熟路了。手一抬，只用了半个小时。车上的货和合同手册上注明的一样，没有任何问

题，所帮的忙，不过是时间上的节省而已。时间就是金钱嘛，他知道香港人对时间看得特别重。

又过了几天，张朝仁同珍珍又一道来找他，告诉他，房子已经装修好了。

这时，章申方才知知道张朝仁就在离他宿舍不远的花园新村买了一套三房一厅的房子。连装修在内，花了三十八万。

珍珍在那儿住。

吃过饭，他们便去参观新居了。

那一天，他们聊到很晚。喝多了酒，张朝仁的兴致特别好，话也多，一会儿扯到夏威夷，一会儿扯到多伦多，黑海、地中海、蒙的卡洛、旧金山，说起来如数家常，听得章申方直发呆。久在海关工作，对外面的世界，他比别的行业的年轻人了解得多，曾每每以此自豪。可听了张朝仁的话，他自惭形秽了。长这么大，他甚至没到过香港。张朝仁不过比他大了六七岁，却到过五十多个国家。

人生！

他开始感慨。

酒是感慨最好的伴侣。

张朝仁告诉他，这两车货，他哥哥净赚了几十万块，因为里面还有文章。

合同手册上写的是运出了两万套高档服装，实际上，真正运出去的，只有三千五百套。

按来料加工的规定，进多少料，相应要有多少套衣服运出去。报多出少，多的那部分，就可以拿到内地卖高价。由于没打税，一套衣服可以多卖几十块钱。

“这是走私！”章申方听罢，恼了，“你们怎么能这么干，太不够朋友了！”

“有什么办法，”张朝仁叹，“朋友多，这个求那个求。做好的衣服，没等交货，先让人把货买走了，只好用这个办法堵窟窿。你要看着不合适，就罚吧。反正……”他双目发涩，摇着头说，“人在江湖，谁没个朋友。求到了，就只好不管。身不由己啊！”

珍珍一只柔软的纤手，轻轻地落到了他的腿上，轻轻地用着力，似在哀求。

这种女孩子的任何请求，男人都是无法拒绝的。

然后，她为他斟了一杯酒。

他木然了一会，轻吁了一声道：“以后，不能再这么干了，会出事的！”

他接过了酒，一饮而尽。

也饮下了无尽的烦恼。

他开始自己克服自己，自己战胜自己。精神上的裂缝，使他原谅了许多过错。作为防线的障碍，终于崩塌了！

半个月后，珍珍成了他的情妇。

他不想再为难自己了。

因为已经不能。

裂缝像水坝上的伤，很容易一裂到底。

后来，张朝仁又找过他多少次，他已经记不清了。只记得，有一段他负责审单的时候，一连几次，将张朝仁的车“免查验”放行。

派单，比查车更重要。一年进出那么多车，派单员有权决定哪一车要打开来查验，哪一车不必查。还有几次，他明明知道张朝仁运尼龙布进来的货柜车装了几万码尼龙布，却报了不及十分之一。他心一横，也放行了。

张朝仁再没给过他钱，只给他一张张存单。

幸亏，他更警觉，想好了以后的几步棋，留了后路。而且，从

不与他人合作。否则，现在的命运，和胡少坤有什么区别？

受贿几十万多，不“打靶”有鬼！

那么，彭亚镇这些货，做不做呢？

现在的风头不对啊！

早在吴清泉、胡少坤他们出事的前一个月，他便已觉出味道不对了。从那以后，他再没干过一次放私的事。这类事，是冒不得一分险的。

张朝仁也懂，所以，也不找他。

有人敲门。

是彭亚镇。

坐下，彭亚镇便问：“在担心？”

“风紧。”章申方长吐了一口气，说出了心底的担心。

“最紧的时候，往往最松。”

“可中国从不这样。”

“中国才这样呢。你难道不知道，一个改革中的国家，其实是最脆弱的，也是机会最多的。你怕了？”

“是的。”

“怕并不解决问题。中国有句老话听说过么：没希望就没恐惧，没恐惧也就没希望。”彭亚镇微笑着说。

“我知道。”

因为他已经泥足深陷。

“每一个人都要审查么？”

“可能。”

“那么，你只有一条路。”

“是的。”他黯然，“也许，连一条路也没有了。”

“黄先生答应过的事，从没有落空过。”彭亚镇一板一眼地

说，“对他来说，把你弄去欧洲，易如反掌。”

“他有什么办法？”

“一百种办法。在引渡上，他是个天才。”

“可是……”章申方长叹了一口气说，“眼下，确实风紧，我没把握肯定不出错。”

“是没胆量吧？又不是第一次。别拿别人的错误来惩罚限制自己。”

“我刚探亲回来，有些地方，还不大摸门。彭先生，为防万一，这事儿，最好再推后几天，怎么样？”

“几天？”

“一周。”

“那么，全部计划都要变一变了。”

“事关重大，我不得不这样。”章申方的语气也肯定了，“和我同一班的，是刚从别的分关调来的人，不大了解。我想再摸一摸。”

“他姓什么？”

“姓姜，广东台山人。”

彭亚镇想了想说：“好吧，就一周。到时，可不能再拖了。夜长梦多，为你自己，也该搏一次。黄音辉的办法确实多，可不会凭白无故为人办事。这个，想必你也懂。”

彭亚镇走了，章申方坐在藤椅里，又默默地吸起烟来。

因为重要，他变得分外胆怯与紧张。毕竟，这不是服装，而是一大批文物。这种时候顶风上，谁也会怕的。

然而，他真的别无选择了。

因为过错早就开始。

彭亚镇回到下榻的宾馆，洗了个澡。出来，到楼下餐厅吃了点儿便饭，天就黑了。气压很低，空气湿沉沉的，像是要下雨。一

个人无聊，到书报亭买了几份香港的大公报和文汇报。回到了房里。几十页报纸流览了一遍，看看表，才八点钟。外面，雷声隐隐，已经听得见“沙沙”的雨声了。

他觉得很闷。

本来，他已经估计到了明天出货不大可能。这类事，冒不得一点儿风险。可是，他也没想到会等那么久。这种时候，一周时间，简直比一年都长。

因为他别有心事！

按计划，后天，黄音辉就要带着刘钰和汪建去泰国了，他们到了泰国，安顿一下，黄音辉便会到香港来找他。这前后，大约也就是一周时间。就是说，如果一周后才把货弄出去，自己再想搞点儿什么名堂，就不那么容易了。

事越大，越难找到永久可靠的合伙人。章申方这样的小角色，那是很容易对付的。可要瞒过黄音辉，便不那么容易。

尤其不应该的，是让黄音辉的女儿黄雯跟上里奥·默走。多一层关系，便多一层枝节，考虑不周，往往就会在意想不到的地方出错。

电话铃响了，他怔了一下，皱了皱眉。

约好了，何庆霍九点钟打电话来，黄音辉则十点钟打电话来，安排刘钰、汪建那只小箱子和那几张熊猫皮的事。可到现在，东西还没送来广东。这刚八点半，会是谁呢？

他忍不住好奇，终于拿起了听筒。

“是王先生么？”一个柔媚的女人声。

“是的。”彭亚镇随口答道。

“有人讲，您想请个女秘书，是么？”

彭亚镇微微一笑，马上明白了。

“请上来吧。”他应了一句，便放下了电话。